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四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一

慶曆三年春正月庚午朔封皇第三子為鄂王武昌節度使
同平章事仍賜名曦生甫三歲病既革詔學士蘇紳就宰相
第草制未及宣也 辛未曦薨贈太師中書令謚悼懿 涇
原安撫使王堯臣言至陝西見鄜延環慶路其地皆險固而
易以守惟涇原則不然自漢唐以來為戎虜之衝漢武時匈
奴入寇燒回中宮唐則吐蕃回紇再至便橋渭水皆由此路
蓋自鎮戎軍至渭州沿涇河大川直抵涇汾以來略無險阻
雖有城寨多居平地賊徑交屬難以捍防如郭子儀渾瑊常
宿重兵守之今賊吳晟有匈奴吐蕃故地自叛命數年凡由
此三入寇今朝廷置帥府於涇州為控扼關陝之會誠合事
機然頻經敗覆邊地空虛士氣不振雖兵馬新集未全訓練

將佐又多選懦觀其事形固未可攻取在於守禦之具益不及前願覆視往迹深監近弊選三路曾經戰鬪將佐三五負反以見戍新兵換舊人五七指揮於本路相兼訓習儻一路事力字實則賊雖欲長驅入寇必生顧慮之心臣略論一路五州軍城寨控扼要害及賊徑交通之處備禦輕重之策凡五事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上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定川劉璠等寨與石門前後峽連接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馬奔衝之路內三川地勢據險可以保守定川劉璠二寨新經修築而定川城壁不甚完今再須增葺及添兵馬糧草之備其寨主監押當令本路主帥舉辟材勇班行朝廷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為棄地則鎮戎軍西北兩路更無堡鄣賊馬可以直趨城下弓箭手亦無依援所給田土難以耕作其東路沁邊有天聖乾興東山彭陽城四寨

與原州平安開邊等寨相接近亦為賊馬所擾恐近界明珠滅滅等族更為應援此四寨亦當如三川等常須擇人備兵以防入寇其東南至渭州瓦亭寨有師子欄馬為賊攻破城門劫子堡雖城壁墮頽其間甚有居民昨欄馬為賊攻破城門劫蕩人戶柵壘多已平毀惟山城倉草場僅存平泉亦嘗經賊火城中之人益十去八九此三處俟春益當營築為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更無斥堠鎮戎遂為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靜邊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為渭州藩籬外則為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繁多內籠竿城蕃漢交易市邑富庶全勝近邊州郡賊久有窺伺之意蓋距賊界則路甚平易去內地則有山川之阻萬一為賊先據其要以兵扼鎮戎軍王川南谷并摧沙木峽一帶路口則鎮戎軍渭州難以出兵應援四寨為賊攻脅力不能支

則人心自潰臣已請建置爲軍擇路分都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濟城塹添屯軍馬及時聚蓄糧草以爲備禦又瓦亭寨其西則居鎮戎大路其東則歷彈箏峽嵩店安國鎮至渭州其東南控六盤來路其南去制勝關萬歲寨二十里與儀州相接自唐以來皆宿重兵爲控制之地當四路走集最爲衝會宜常置一將軍馬以捍其奔軼又州之北東有小蘆新寨耀武鎮至潘原近亦爲賊騎所掠全無備禦之具並須增葺之其三原州東南由羅交驛至涇州九十里又西北由開邊平安彭陽城東山等寨至鎮戎軍一百八十里其西有柳泉鎮路通佛空平細腰城至環州定邊寨與明珠滅臧及環州蘇州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无保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州相爲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爲賊用則庶幾少減涇原之患其四

儀州地控山險制勝關四五里有流江口東二十里至白巖河南有細巷口又有安化峽一帶上隔隴山並通水洛城生戶八王等族即唐吐蕃出入之路今逐處隘口雖有小寨柵控扼然亦備禦未至近亦屢有生戶入寇又自黃石池弓門床穰長山寨至秦州止二百餘里由赤城鎮至隴州不及百里或秦隴有急則地界爲最近若賊馬引大衆旁縱侵掠則儀州軍馬少將佐未得人禦捍之計甚可憂也又州城低薄才周四里有餘壕塹淺狹三分軍民二分在外設若賊至瓦亭南趨制勝關或緣隴山假道水洛城或由秦隴州直趨州界皆能入寇至時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之其五涇州雖爲次邊然緣涇河大川道路平易當賊騎之衝西北八九十里是大蟲前後嶮其東北接原州彭陽縣及本州長武寨俱有徑路與明珠滅臧等族相通此實近裏控扼

之會其張村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爲長塹以遏奔衝
朝廷近差韓琦范仲淹於此開置帥府亦足以建威厭敵也
臣今來所請增葺要害城寨若無丁夫可役處許以省錢給
帶甲兵士令番築之仍量添守兵積蓄糧草繕完器械如西
賊大段點集其沿邊屬戶各有骨肉在賊界居住宜多與金
帛探候預令蕃漢人戶入保近裏城寨一則兵少處得人共
守二則免爲驅虜致邊地空虛仍先密諭諸寨官身或遇圍
閉各令堅守本路將帥即未得出救兵慮爲賊誘枉遭敗覆
既未出兵則可於邊人及諸軍內召募驍勇敢死之人令伺
隙夜撓賊營俟其潰動掩擊之其圍閉之時且令持重觀釁
庶無速戰之禍議者或曰若爾則必有深入之患我師未出
寇必大獲而去臣以謂昨定川之敗賊知近裏城寨空虛遂
乘勝而入今若城寨並益屯兵馬示有禦備之具須防後虞

未敢有長驅之計縱其來攻則各堅壁以守之若散行剽虜
則其勢自分可以出奇邀擊况已經畫諸路常置一將軍馬
於近界上緩急應接賊果長驅而來則選勁兵伏截險隘又
路有寬狹必不能方行而前首尾差遠難以相衝宜自取敗
覆也其一路事形臣熟與邊臣計議謂當如此備預望下韓
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
范仲淹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便宜從事用安撫使王
堯臣議也 建渭州籠竿城爲德順軍亦用王堯臣議也初
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
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遂劫德勝寨主姚貴閉
城門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且發近兵討
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耳貴叛非公事也堯
臣曰貴土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

後必生事為朝廷患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僞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勛來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還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于朝於是文貴與從勛持元昊書至保安軍籍令保安軍簽書判官事邵良佐視其書元昊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郎霄上書 父大宋皇帝從勛又言契丹使人至本國稱南朝遣梁適侍郎來言南北修好已如舊惟西界未寧知北朝與彼為婚姻請諭令早議通知故本國遣從勛上書緣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兀卒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坐蕃宰相上兀卒見使人時離雲床問聖躬萬福而從勛亦自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今名體未正終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勛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歸

更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虜自背叛以來雖居得勝然喪和市之利民甚愁困今其辭稍順必誠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勛詣闕更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必不得已則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 丙申王堯臣又言唐隴右河西范陽安西四鎮嶺南五府節度兼領經略使咸平五年始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路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路及永興軍兵馬並受節度是歲又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自後更不除人自陝西用兵夏守斌夏竦陳執中並以兩府舊臣始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止為副使既而張存知延州王公知渭州張奎知慶州俱是學士待制之職亦止管勾本路部署司事及夏竦陳執中既罷四路置帥逐路遂各帶都部署及經略安

撫招討等使因而武臣副部署亦為副使今韓琦范仲淹寵籍既為陝西四路都部署沿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諸路尚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行事名號不異而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沿邊安撫使副從之 呂夷簡數求罷 上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 祖宗有天下垂八十餘載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感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無一人為陛下言者臣誠痛之願陛下留聽夫州郡承風者刺史也皆猥懦老耄縣邑稟令者牧守也多昏戇罷軟制勅之下人以為不足信奏請已行人以為不能久未幾而果罷利權反覆民力殫竭師老于邊夷狄爭長事至危而陛下以為安人皆憂而臣下惟相目何也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往者 章獻摠政陛下恭默有王曾張知白魯宗

道李迪薛奎蔡齊以正直迭居兩府曹修古李紘劉隨鞠詠孔道輔以亮節更任諫列于時斜封僥倖昏寺威福雖未悉去然十餘年間中外無大故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己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浸廢即歲罷免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乏遠識致隳國事戎狄漸起於邊陲卒伍竊發於輦轂舍轡徒行滅燭逃遁損威失體殊不愧羞尚得三師居第此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己不可兼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知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隆盛之基忽至于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

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
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
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陛下報今天
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毀之也皆謂纖邪而陛下不
知者朋黨庇之也北虜復盟西賊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
者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
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爲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
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
一言啓沃上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
若薦賢材合公議雖失之於始而得之於終猶可寬天下萬
世之責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爲腹背以姦
而可使者任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在
廊廟布臺閣上惑聖明下害生靈爲宗社計則必危爲子孫

亦未可保終吉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在
陛下察之而已書聞 帝不之罪議者喜其寔切夷簡謂人
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 二
月己亥朔詔吏部流內銓沿邊州軍地臨爾界處自今毋得
任進納人 庚戌右正言知制誥梁適假龍圖閣直學士右
諫議大夫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元昊之禮也於是許
賀從勗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言臣等久分戎寄未議
策勳上玷朝廷俯慙邊鄙然心究利害目擊勝負三年于茲
備詳本末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其來人已稱六宅使
伊州刺史觀其命官之意欲與朝廷抗禮切恐不改僭号意
朝廷開許爲鼎峙之國又慮尚懷陰謀卑詞厚禮請稱元卒
以緩國家之計臣等敢不爲朝廷思經久之策防生靈之患
哉臣等謂繼遷當時用詐脫身切弄凶器德明外示納款內

實養謀至元昊則悖慢侮常大爲邊患以累世姦雄之志而
屢戰屢勝未有挫屈何故乞和雖朝廷示招納之意契丹邀
通好之功以臣等料之實因累年用兵蕃界勞擾交鋒之下
傷折亦多所獲器械鞍馬皆歸元昊其下胥怨無所厚獲其
橫山界蕃部黠集最苦但漢兵未勝戎人重土不敢背寇勉
爲驅馳爾今元昊知衆之疲聞下之怨乃求息肩養銳以逞
兇志非心服中國而來也臣等謂元昊如大言過望爲不改
僭号之請則有不可許者三如早詞厚禮從兀卒之稱亦有
大可防者三何謂不可許者三自古四夷在荒服之外聖帝
明王恤其邊患柔而格之不吝賜與未有假天王之號者也
何則與之金帛可節儉而補也鴻名大號天下之神器豈私
假於人哉惟石晉籍契丹援立之功又中國逼小才數十州
偷生一時無卜世卜年之意故薦號於彼壞中國大法而終

不能厭其心遂爲吞噬遽成亡國一代君臣爲千古之罪自
契丹稱帝滅晉之後叅用漢之禮樂故事勢彊盛常有輕中
國之心我國家富有四海非石晉逼小偷生之時元昊世受
朝廷爵命非有契丹開晉之功此不可許之一也又諸處公
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皆呼昊賊人知逆順去就之分尚或逋
亡未由禁止今元昊於天都山營造所居已逼漢界如更許
以大號此後公家文字并軍民語言當有西朝西帝之稱天
都山必有建都郊祀之僭其陝西戍兵邊人負過必逃蓋有
所歸矣至於四方豪士稍不得志則攘臂而去無有逆順去
就之分彼多得漢人則禮樂事勢與契丹並立夾困中國豈
復有太平之望邪此不可許之二也又議者皆謂元昊胡人
也無居中國之心欲自尊於諸蕃爾臣等謂拓跋石勤劉聰
符堅赫連勃勃之徒皆胡人也並居中原近則李克用父子

沙陀人也進據太原後都西洛皆漢人進謀誘而致之非定川事後元昊有作偽詔諭鎮戍兵民有定關輔之言此其驗也蓋漢家之叛人不樂處夷狄中必謀侵據漢地所得城壘必使漢人守之如契丹得山後諸州皆令漢人爲之官守或朝廷假元昊僭號是將啓之斯爲叛人之助甚矣此不可許之二也何謂大可防者三元昊以累世姦雄之資一旦僭逆初遣人至猶稱臣奉表及劉平之陷賊氣乃驕再遣賀九言至上書朝廷便不稱臣其辭頓慢而後屢勝當有大言過望乃人情之常也若卑詞厚禮便肯從兀卒之稱皆陰謀也是果以山界之困暫求息肩使中國解兵三四年間將帥懈慢士伍驕墮邊備不嚴戎政漸弛却如前來暴發則中國不能支梧此大可防之一也又從德明納款之後經謀不息西擊吐蕃回鶻托疆數千里至元昊事勢稍盛乃稱尊悖禮背負

朝廷結連北戎情跡盡見大爲邊患偶未深入今復起詐端以款我兵而休息其衆人欲併力專志西吞喃廝囉等諸蕃去秦州一帶籬落爲將來再舉之利緣元昊初叛之時親攻延州是本侵陷郡國之志今復彊盛豈便息心且朝廷四十年恩信所被一朝反側豈有發旣叛之謀畜未挫之銳而能久守盟信者乎此大可防之二也又從德明納款後來使蕃漢之人入京師賈販憧憧道路百貨所歸獲中國之利充于窟穴賊因其事力乃興兵爲亂今茲五年用度必困乃卑詞厚禮迎合我意欲復圖中國之利待其給用必却求釁興兵以快本意狼子野心固難馴伏今若通和或再許靈夏蕃漢之人依前出入京師深爲不便緣自前往來叛狀未彰情無盡害今旣爲強敵之虜稔禍未已必窺伺國家及夾帶亡命入蕃或與姦人別有結連或使刺客竊發驚擾朝廷又此類

必所在恣縱甚於昔時有事何以處置此大可防之三也臣等欲乞朝廷俟元昊所遣人至觀其所請彼如大言過望堅求僭稱則乞朝廷荅云上畏天地宗廟不可私許大號壞中國之法彼卑詞厚禮止是求兀卒之稱則按唐單于可汗故事有可許之理亦預防其陰謀嚴飭邊臣修完城寨訓練軍馬儲蓄糧草以備虛詐俟一二年間見其表裏及邊備牢固方可那減戎兵於近裏屯泊緣西戎自士翻覆朝廷不可休兵以啓不虞之慶如求割屬戶則乞荅云靈夏甚有漢戶能割歸朝廷否况橫山蕃部安於內附一旦驅之則驚擾生事必不爲西界之用彼如求至京師依前來出入賈販則乞荅云昨來戰鬪之後甚有軍民沒陣其子孫骨肉銜怨至深必恐道塗之中多有讎殺致西界相疑更却生事只於邊上建置權場交易有無各得其所彼如邀我自今已後罷修城寨

則乞荅云邊界熟戶生戶多有讎怨常相侵害須籍城寨駐兵方能鎮靜使各安居爾若自餘更有非禮之求朝廷或難應副即且款之不必從也但厚遣來人善詞回荅使遷延往來即逾四月賊不能舉矣至秋則無足畏也何以言之臣等觀朝廷信賞必罰今已明白帥臣奉詔得以便宜又舊將漸升前敵稍除將責實効約束將佐不令輕出訓練軍馬率多變法但今極邊城寨或未堅完新集之兵未可大戰若賊今春便來以臣等計之尚可憂慮然大軍持重奇兵夜擊宜無定川之負也如候秋而來則城寨多固軍馬已練或堅壁而守或據險而戰無足畏矣臣等已議一二年間訓兵三四萬使號令齊一陣伍精熟又能使熟戶蕃兵與正軍參用則橫山一帶族帳可以圖之降我者使之納質厚其官賞各令安籍居爲熟戶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從則戮我軍鼓行山界

不爲朝去暮還之計元昊聞之若舉國而來我則退守邊寨
足以困彼之衆若遣偏師而來我則據險以待之蕃兵無糧
不能久聚退散之後我兵復進使彼復集每歲三五出元昊
諸廂之兵多在河外頻來應敵疲於奔命則山界蕃部勢窮
援弱且近於我自求內附因選酋豪以鎮之足以斷元昊之
手足矣然乞朝廷以平定大計爲意當軍行之時不以小勝
小衄黜陟將帥則三五年間可集大功仍詔中外臣寮不得
輒言邊事以沮永圖我 太祖 太宗統闢四海創萬世之
基業今以三五年之勞再定西陲豈爲晚邪契丹聞國家深
長之謀必懼而保盟不復輕動然後中國有太平之期矣臣
等所以主彼賊非禮之求不必從者蓋有此議也或曰今日王
師不利者數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謂不然國家太平日
久將不知兵兵不習戰而致不利也非中國事力不敵四夷

非今之軍士不逮古者蓋太平忘戰之敝爾今邊臣中有心
力之人鑒其覆轍各思更張將有勝賊之計昔漢楚之戰不
以多負罷兵而終有天下安祿山之亂所向無前郭子儀等
日夜謀慮王師復振而終滅大盜今國家以天下全盛之勢
豈以偶勝偶負而自謂中國不可振而夷狄不可禦邪斯惑
之甚矣或曰兵不可以久則民困而財匱臣等謂不然爭勝
逐利之師則有巧遲拙速之異如其外禦四夷則自古未嘗
廢兵是以山海之利皆歸邊用抑爲此也况目即邊止城壘
經今春修完漸以險固兵民力役自當減罷又每歲春夏之
交軍馬甚可抽退於數百里間就食芻糧亦足省入中之費
減饋運之勞庶乎民不困而財不匱非如西事之初人人畏
懼未測虜情所屯軍馬不敢少退臣等更思興利減費之筭
以爲之助臣等早蒙聖獎擢預清班西事以來供國龐使三

年塞下日勞月憂豈不願聞納和少圖休息非樂職矢石之間蓋見西賊強梗未衰挾以變詐若朝廷處置失宜他時悖亂爲中國大禍豈止今日之邊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國家之憂須罄芻蕘少期補助其元昊來人到闕伏望聖慈於納和禦侮之間審其處置爲聖朝長久之慮則天下幸甚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昊賊差私署官入竟相次到闕欲與朝廷通和事伏以息兵減費夷狄順命國家大臣至於邊將咸欲息肩以休士卒臣愚料之以謂挫北胡之氣折西羌之銳不如不和最爲得策假如元昊貪我財貨甘心臣伏此之爲禍大於今日臣請別白言之伏自國家用兵以來五年之間三經大戰軍覆將死財用空虛天下嗷嗷困於供給今乃因胡人一介之使馳其號令遂使二國通好君臣如初吾數年之辱而胡人一言解之若胡人又遣一介有

求於我以爲其謝其將何詞以拒之若國家又有所惜必將興師責我謂之背惠則北鄙生患二境受敵矣矧西戎自僭名號未嘗割折何肯悔禍輕屈於人今若因其官屬初來未有定約但少許之物無滿其意堅守名分以抑其僭雖賜之甘言彼不屈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虜未敢動也何以知之昨梁適使胡之時虜主面對行人遣使西邁意氣自若自言指呼之間便令元昊依舊稱臣今來賊昊不肯稱臣則是北胡之威不能使西羌屈伏彼自喪氣豈能來責故臣謂今之不和則吾雖西鄙受敵而北胡未敢動也若便與西戎結盟則我之和好權在夷狄中國之威於是盡矣北胡責我則二鄙受敵其憂深矣伏願陛下與執政大臣密謀而深思之無令陷虜計必不得已而與貨財須作料錢公使名目便將靈監銀夏作兩鎮則賜與倍於往時而君臣名分不改矣或欲

速成和好而屈名分則天下共恥之雖強兵在境有血戰而已矣若他年賊自有豐勞來求和者權在於我則不必拒之也惟陛下裁之 辛酉國子監言自今補說書官請以四人為定額及歲所試監生不合格且留聽讀三試不中者黜之仍請立四門學士以庶人子弟為生負以廣招延之路並從之三月戊辰朔詔刑部大理寺以前後所斷獄及定奪公事編為例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呂夷簡再辭位 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兀子與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 戊子罷相為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 附傳云夷簡再辭位為富 削去恐夷簡未必能 薦弼也今從正傳 戶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蒙加工部尚書樞密使刑部尚書同平章事晏殊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判蔡州夏竦為戶

部尚書充樞密使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參

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右諫議大夫樞密

副使弼以奉使昌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不拜 據此

富弼叙述前後辭免 時呂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侍御史

沈邈言爵祿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為濫今戎狄屢警未

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邈弋陽

人也 癸巳侍御史魚周詢為起居舍人職方負外郎王素

為兵部負外郎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歐陽脩為太常丞並知

諫院周詢固辭之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余靖為右正言諫

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上

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諫官負首命素等為之 朱史脩傳云

夏竦除樞密使既除復罷更用杜衍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

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官負而脩首在選中按脩除

殊諫傳脩乃殊所薦未入也據晏時外人籍籍言 皇子生將議

大赦進拜群臣官及賞諸軍素上疏言方元昊叛契丹多所
要求縣官財用大屈謂宜惜費以寬民力且將士久勞待賞
而臣下乃坐饗無勞之奉皆非所以為國計也其議遂格
年無皇子生而素附傳及王珪誌素墓並載諫附傳又即
於非諫官時載此必未在此時也今始從之仍稍顛倒其詞
廢不才事實是年張修媛實生女幼悟但不知是何月
四月卒才三歲或所稱皇子當作皇女更須考詳何仁宗
曆中親除王素歐陽脩蔡襄余靖為諫官從知公不
王德用進女口事左子何如公之世舊豈他人在此
笑曰朕已服宗朕之右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
進女口已命官臣賜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可
東門詔奏命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可
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此據邵博見聞後錄當考
甲午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改為資政殿學士兼翰林
侍講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使契丹彼執政
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使臣昔所諱言者臣
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

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賞彼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
斧鉞之誅天下公論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
命則中外之人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
不敢懈弛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 上察其意堅定
特為改命焉 是月 上令內侍宣諭韓琦范仲淹龐籍等
候邊事稍寧當用卿等在兩地已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
非臣寮薦舉又令琦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
約和誠偽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為代 夏四月
己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今元昊遣其偽
官持書欲議通好而外皆傳言元昊未肯稱臣昨聞傳宣下
西人所過州郡加迎候之禮又遂州通判就驛燕勞待之太
過深恐其後難為處置失中國制御戎狄之術兼聞西使之
來蓋因契丹所喻元昊既稟畏契丹則朝廷可且持重縱使

其議未合亦有後圖大凡制事在乎初初若失宜後難救正今日又聞西使入見賜與甚厚既許其僞補之稱則元昊自謂得志臣去年使契丹與館伴劉六符語將來若使元昊復稱臣則本朝歲增金帛之遺初既不避此名今又未即如約枉受前恥而不獲後効甚可惜也今朝廷過有許可所憂有二事若契丹謂中國既不能臣元昊則豈肯受制於我必將以此遣使來未知以何辭答之若契丹謂元昊本稱臣於兩朝今既南朝不稱臣漸為敵國則以為獨尊矣異日稍緣邊隙復有所求未知以何術拒之臣曉夕思之二者必將有一焉不可不早慮也 癸卯著作佐郎簽書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勗詣闕館於都亭西驛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勗以所齎來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 聖祖諱不敢進却令齎回

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為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燕使人坐朶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權場於保安軍歲則納十萬疋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沁邊興復寨柵並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勗等同往議定以間 甲辰以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韓琦范仲淹並為樞密副使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鄭戢為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富弼言臣伏聞近降勅命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

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西寇未殄亦須藉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群論皆願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群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例深不穩便此乃橫生所見巧爲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任是欲惑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一至於此况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此爲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內外協濟無善於此如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以西事

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切之至乙巳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依前官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敕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嘗勝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略無成效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怠矣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方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盡忠之臣何以求治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

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聖聽惑矣御史
中丞王拱辰對 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 上裾畢

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 上乃罷竦而用衍代之 此段當

諫章疏一出其姓名乃善石介聖德詩云用御史中丞拱

辰御史平諫官脩凡十一疏追竦而竦正傳云十八疏今

從正傳也沈邀傳拱辰引帝裾據劉摯所作拱辰行狀 已酉

著作佐郎館閣校勘蔡襄為秘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

陽脩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勸激三人者以其詩薦于上

尋有是命 已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兵部員外郎王

堯臣為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 上曰今

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僚屬 上納

其言堯臣果以治辨聞是歲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

前及用兵後歲出入則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

三路出入錢帛糧草陝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

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

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陝西入三

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河北入二千七百四

十五萬出二千五百五十二萬河東入一千一百七十六萬

出一千三百三萬又計京畿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

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出入之數視

常歲為多慶曆二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

十七萬而奇數皆不與焉以此推之軍興之費廣矣 庚申

鹽鐵判官司勲員外郎呂紹寧為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

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脩請却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

罪以戒姦吏刻剝 此據歐陽脩諫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

徒預議軍國大事 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

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又聞夷簡病時陛

下於禁中爲之祈禳錫與至多眷注無比臣竊謂兩府大臣
輔陛下以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
指點竊笑案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陛下即位
之初夷簡卽爲參知政事遂至宰相首尾二十餘年所言之
事陛下皆聽信而施行之固當敦風教正庶官鎮四夷安
百姓而乃功業無聞但爲私計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如曹修
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等或
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泄
己怒殊不念虛受惡名立性不臧欲人附己見爲介特而自
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汙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
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
因循闡葺深者靡惡不爲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悉力護
之使姦邪不敗浸成此風天下習以爲俗以逐利爲智能遠

勢爲愚鈍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一恩之施皆湏出我門
下或先漏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後與行之若不可
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文武銓院冗官至多而
曾不裁損其材異績不聞獎拔貪墨昏老之人曾經免罷責
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惠多與收錄貪廉混淆善惡無別自開
陝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內則
帝藏空虛外則民財殫竭嗟嗷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
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蓋由不選材賢充三司使副發運轉運
使非其人但務收取人情用爲資歷纔至數月卽又遷移循
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夷簡當國
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
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筭安在
西師敗沒之後北虜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

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凌脅中國大為恥辱度其禍患譬若疽瘡但未潰爾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萬事隳墮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乞只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襄又言伏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免讓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內一處乎外也皆留在邊也使之皆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郵詳知本末致之密宥思有變更將以破賊之計爾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

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无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我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之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甚畏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羌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失所望臣又謂不然在陝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

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僞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羌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授恩命上以明陛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是月太子中允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歷聖德詩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八十四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第八十四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一之二

慶曆三年五月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為憂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留三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元宣城人也 癸酉命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田况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言地大震 上曰地道貴靜今數震搖得非兵興民勞之致乎宜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卹百姓毋得輒弛邊備 監鐵副使司勳郎中林澠為少府監知滑州初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三司使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



公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爲上言因曰此衰世之事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者非平時可行也濼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濼以河北轉運使工部郎中直史館張昱之爲監鐵副使議乃定戊寅敕三司官吏曰經國以財爲本而三司紀綱不振久矣今邊隅未靖用度甚廣軍資所急民力重困其務協心營職無或因循以踵抗弊先是諫官歐陽脩旣受命首建議天下官吏負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二部等處又只具差除月日人不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賦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才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教教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

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官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勤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半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然朝廷重於特遣使未即行也參知政事賈昌朝前爲御史中丞嘗言轉運使朝廷責以按察官更能否而使名未正於是參取脩議詔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按察使副令將轄下州府軍監縣鎮官吏姓名置簿親掌錄其功過若績効顯著及顯有不治者逐旋以聞外其稍著廉勤及僅免敗闕者

即每至年終攢寫附遞以聞並須盡公撫實如能稱職別加
進用儻務因循亦嚴行黜降提點刑獄雖不帶此使名並當
準此兼按察使會要在三月二十七日晚歐陽脩復上言轉運使自合按察本
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為得宜
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
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
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
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劾人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
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
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使不才者既不能舉職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
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
既無力以振救調歛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絕

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
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為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况自
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為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
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臺官館職中選
差數十少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
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
精選其人亦乞著為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
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
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
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也天下之利
也不但略言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望留意詳擇不報
虞部員外郎社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發
遣戶部判官事仍理本資序毋得差出候三年有勞令三司

保明當議升陟之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杞錫之子度肅之
子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蓋始此治平元年十
會要因英錄但記徽公弼而署杞度今特著之度附傳始也
在神錄熙寧三年八月亦言權發遣三司判官自度始庚
辰幸相國寺會靈觀祈雨 辛巳 上謂輔臣曰自春夏不
雨歲時失望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精禱引咎而
已章得象曰陛下奉天愛民至誠如此臣等備位衡弼不能
布宣善政以召和氣而過貽陛下之憂 上曰朝廷細故朕
與卿等未嘗不留意惟民間疾苦尤須省察有以利天下者
在必行之卿等其務公心咨訪以答天意 范仲淹言臣親
聞德音謂屢有災異當修德以及民并詔臣等謹省刑法此
實見聖人憂畏之心合於天意臣今條奏數事皆陛下增修
明德之要一齋誠發誠特降詔命明言災異屢見敢不罪
己祇畏以告中外群臣同心修省二遣使四方踈決刑獄非

害人者悉從減降三詔天下州縣長吏訪聞民間孤獨不能
存活者特行賑卹四詔逐處籍出陣亡之家察其寡弱別加
存養五邊陲之民被戎狄驅虜者量支官物贖還本家六詔
諸處欠負已該赦恩除放者官司更不得催理違者官吏科
違制之罪遇赦不原仍差近臣置司與奪陛下力行此數事
下悅民心上答天戒昔商中宗桑穀共生於朝懼而修德撫
綏百姓三年而歸者十六國號為中興陛下今日因災修德
則福及兆人道光千載天下幸甚 癸未御史臺請選舉御
史六員而罷權推直官從之 乙酉出侍御史席平知潤州
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論無取故出之平東平人也慶曆二年
都官員外郎為侍御史本傳稱平奏對鄙俚又御史臺記亦
有傳平嘗往齊州劫獄失入死罪張方平乞依法行遣恐此
罷原言也因 丁亥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為
武學教授張唐時育但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月始副樞密四

月改參政唐英誤也育 八月戊午罷武學戊子雨輔臣稱

傳又不見武學議當考 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

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至衣豈沾濕移

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章得象

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 上曰比欲下詔罪已撤

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爾

仁皇帝慶曆二年京師夏旱欲出禱公曰臣乞親行禱雨

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幸其禱雨以禱不誠也知是日不

動天臣故知不雨帝曰明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不可

猶外朝也豈禱暑不可遠出邪禱帝每意動則耳赤已盡

赤厲聲曰當禱西太一宮公曰邪禱帝每意動則耳赤已盡

預告望清光者衆爾無虞也諫官故不怡從明預告但百

姓從日色甚熾埃霧張天以起少時雷至瓊林苑回望西

太輦御上輦氣蓋還宮又明日拜焚生龍帝喜曰朕自却道

遙輦御上輦氣蓋還宮又明日拜焚生龍帝喜曰朕自却道

兩幸甚又輦氣蓋還宮又明日拜焚生龍帝喜曰朕自却道

夜舉體盡念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戒也此據邵博聞見

戒夜舉體盡念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戒也此據邵博聞見

後錄當考恐博所記西太一宮即相國寺會靈觀及七年三

月禱西太一宮則素不在諫院矣又按會要祈報門慶曆三

年遣官祈雨帝曰朕已於宮中諫官密禱上天引咎罪已

請獲豐楙之感帝曰朕已於宮中諫官密禱上天引咎罪已

庶獲豐楙之感帝曰朕已於宮中諫官密禱上天引咎罪已

如此必有感召所稱諫官必王素也當考詳增入 諫官

余靖言臣伏觀春夏已來旱勢至廣陛下憂勤勞恤躬行禱

祈雖獲澍應而夏田先已損矣臣以古者三年耕必有九年

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故雖堯水湯旱民無菜色

者有備災之術也方今官多冗費民無私蓄一歲不登逃亡

滿道蓋上下皆無儲積故也臣竊謂當今備災之術最急者

寬租賦防盜賊而已誠知國家邊甲未解經費日廣不宜更

減民賦自窘財用其如農收有限當量民力而取之雖或差

尚或半得申明半遭抑退况遠方之人其無告必矣陝關已西

尤須撫之伏望朝廷特降詔命應遭旱州軍委清強官體量

實旱損夏苗去處特與量減夏稅分數不得容有僥倖此乃
惠民之實効也若待有逃亡然後振救將無及矣臣又聞衣
食不足雖堯舜在上不能使民不為盜賊若水旱之後盜賊
滋長勢之常也近聞解州鄧州群賊入城劫掠人戶此乃都
監監押巡檢不得其人之所致也似此階漸不宜滋蔓伏乞
朝廷申明捕捉之科嚴行賞罰之典其不獲強盜人不得却
將竊盜比折特行勒停衝替隆資之法庶其戮力同心以折
盜賊之勢 上嘉納之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甲午復
給荆王元儼所上公使錢元儼領荆揚二鎮歲凡結緡錢二
萬五千西邊用兵嘗納其半 上以元儼叔父之尊不欲裁
損不踰年復全給之元儼用度無節每預借數年俸料翊善
王渙上書諫以方有邊患宜助朝廷節用度元儼判其後曰
愁殺人他日又諫元儼復判曰仰翊善依舊翊善 去年五月給

公使

諫官歐

陽脩言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韓

之半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况二

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

最宜加意詔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

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

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聞况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

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 伏見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

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

旦歸闕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詔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

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

令至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帝王常事 祖宗之朝

並亦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按韓范以四月七日被召五

今附親脩又言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

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之事了與未了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與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婪惟同狗犬遇強則伏見弱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使更因西事攬以爲功別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進知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求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旣難卒辦禦戎制睦當在機先然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絕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掛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蒼皇而已

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脩完此最爲得策也況今北邊要害諸郡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僚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畜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茲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敵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若使秋風漸勁虜隙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銳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

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日漸循舊弊
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強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
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內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
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
深恥無使夷狄之交侵峻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
大臣西鄙議和能保契丹別無辭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謀
竒筭沮止之否苟無辭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
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
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
此事一動則天下搖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
意而行之 韓琦范仲淹又言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
重得其人則致化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謹國家
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

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
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能政之處民必蒙
福謬政之下民必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牧宰賢愚之異也
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
役不鈞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之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
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弊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
臣僚各舉所知或舉王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茲特降
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王者三人
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勅一道令於通判內舉成資已上
一員充知州知縣內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
出身三考已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於職官令
錄中舉五考已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勅明言所薦之人
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賦汙不理苛刻害民

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從之降敕署琦仲淹等
奏請琦仲淹復奏若署臣等奏請於理未便只乞作朝廷憂
勞之意特選臣寮舉官則事體甚重也 六月甲辰詔曰議
者多言天下茶鹽礬鐵銅銀坑冶之有遺利朕懼開培刻之
政常抑而弗宣然尚慮有過取而傷民者轉運司其諭所部
官吏條上利害以聞初議欲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既而范
仲淹以爲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爾於商賈未甚
有害也今國用未省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
必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商賈今爲計莫若先省國
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
議遂寢 癸丑知諫院歐陽脩言近日四方賊盜漸多皆由
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
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朝廷終未嘗處置遇有一

大賊則倉皇旋發兵馬而不思經久禁止之法合沂州軍賊
王倫所過楚秦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巡檢縣尉
返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假令王倫周游江海
之上南掠閩廣而斬大嶺西入巴峽而窺兩蜀殺官吏據城
邑誰爲捍禦者此可謂心腹之大憂爲今計者必先峻法令
法令峻則人知所畏自趨擊賊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
官吏並追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且如知州本號郡將都
監監押專領兵在城若賊入而不能捕知州亦勒停都監監
押仍除名若賊發而朝廷別差人捕獲其本界巡檢縣尉仍
坐全火不獲之罪賊多於所領兵士弓手者差減之縣尉比
多新進少年皆不能捉賊虛陷罰罪宜下流內銓別議選擇
之格重賞罰以誘之自來所差巡檢下兵士不肯捉賊又多
爲州縣之患欲請先選能捉賊使臣令其自募兵卒不拘廂

禁軍若指名抽射者亦聽凡都監監押巡檢因賊除名者仍
勒從軍自効俟破賊日則許叙之詔送樞密院施行 甲子
右正言余靖言朝廷所以威制天下者執賞罰之柄也今天
下至大而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
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夷
狄而起於封域之內矣南京者天子之別都也賊入城斬關
而出解州池州之賊不過十人公然入城虜掠人戶鄧州之
賊不滿二十人而數年不能獲又清平軍賊入城變主泣告
而軍使返閉門不肯出其聞如此而官吏皆未嘗重有責罰
欲望賊盜衰息何由可得今京東賊大者五七十人小者三
二十人桂陽監賊僅二百人建昌軍賊四百餘人處處蜂起
而巡檢縣尉未知處以何罪當職大臣尚規規守常不立法
禁深可為國家憂且以常情言之若與賊鬪動有死亡之憂

避不入賊止於罰銅及罰俸誰惜數斤之銅數月之俸以冒
死傷之患哉乞朝廷嚴為督責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
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從之 范仲淹言臣竊知陝西禁軍
廂軍不下二十萬衆防秋在近必須養育訓練以期成功在
乎豐以衣食使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
罰以威之如此則兵有鬪志將必增氣雖二十萬衆合為一
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可卜也若飢不足其食寒
不足其衣出無壯力入無厚賞軍有退志將必喪氣雖二十
萬衆或有二心守則不堅戰則不強平寇之期未可卜也於
弓箭手民兵肯戰守之時事須賞勸所用金帛誠須大備今
陝西百姓已虛三軍未振或聞三說之法可以備邊以臣所
見今權貨務商客纔有一百來名縱許於陝西河東路以三
說入中即緣商客未多且可少助糧草而已若金銀錢帛則

歲時之內必難充足臣所以請放行南鹽客旅入納糧草并金銀錢帛有逐處富實之家不為商旅者必須以利勸之臣請逐處勸誘入納上件物色一件內及得萬數除給與向南末鹽交抄外更與恩澤一萬貫者與上佐官三萬者京官致仕如曾應舉到省與大料出身除家便官願班行安班或不就差遣者亦聽所貴防秋之期頗有邊備乞朝廷速為大計使百姓樂輸三軍樂戰則夷狄不利中外無憂山海之利何足以文國家安危之計在聖心英斷天下幸甚 甲辰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為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等為諫官數言事紳恐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虛譁瀆亂故其各僭又曰席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

勝故其罰常暘今朝廷號令有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殆非天意紳意蓋以指諫官也會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紳所薦也脩即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嘗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職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虛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况剛明方正之士不少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端人正士如仇讎唯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敢欺因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爾此一事實尚敢欺惑人主其餘讒毀忠良以是為非又安可信伏乞寢端成命黜紳外任不可更令為人主侍從紳由是黜端尋

復以太常博士通判延州換內藏庫副使知丹州 己巳徙

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竦之及國門也上封

章疏示焉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

有是命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除吏部尚書知

亳州丙戌後此書在此月二十一日既至亳州因上書自辨幾

萬餘言竦有集百卷獨無此書當考詔付學士批荅孫抃

為之辭畧曰圖功效莫若罄忠勤弭謗言莫若修行實竦得

之甚恨語人曰吾於孫素無嫌而批荅見詆如此何哉此據孫林

御御史中丞王拱辰請遇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

坐以講時政得失 上曰執政之臣朕早暮所與圖事者至

於從容開述雖至中吳朕何怠焉又何朔望之拘也辛未詔

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外如別有所陳或朕非

時留對者不限時刻 丙子給事中叅知政事王舉正為禮

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

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

以仲淹代之舉正亦自求罷 上從其請 丁丑以樞密副

使右諫議大夫范仲淹為叅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富弼為樞密副使仲淹曰執政可由諫

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直携誥命納於 帝前口陳所以牢

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修改上許焉乃復以誥

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不許 知諫院歐陽脩言朝廷

以郭承祐為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夙夜思惟國家用兵已

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思

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擢材心知小

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

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

別思有誰可用乎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求之爾今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為換易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况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叙進別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黠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為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精選將

臣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錄其勲舊優其戚里閑官厚祿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 甲申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為陝西宣撫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嘗守并州 上即命使河東兩人留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 乙酉元昊復遣呂你為定幸捨察黎罔聿嚙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 諫官歐陽脩言元昊再遣使人至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天下安危繫之今公卿士大夫憂國者人人各為陛下深思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紛紛各有論

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請和之後不過欲退而休息訓兵選將以爲後圖然以河朔料之纔和之後因循廢弛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稱臣西邊減費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必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衆論雖有異同然大抵皆爲旣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祖宗舊制大事必須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彊故舉事多減衆心皆服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固亦未

晚其元昊請於使人未至之前先集百官廷議必有長策以裨萬一余靖言臣竊見朝廷每遇契丹遣使到闕元昊差人來朝大臣商量惟欲祕密兩制兩省御史中丞已下雖名侍從供奉之官當時並不聞知及處置旣了縱或不便無由論列臣伏思國家建置侍從之官以救闕失蓋欲舉無過事謀無遺策且書不云乎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事有大疑謀欲其廣也漢武帝征伐四夷開置邊郡侍從之臣數屈丞相漢史稱之以爲美談今柄臣密議外不得聞一慮或失救之不及勢之可憂者也伏乞宣諭大臣凡北虜西戎之事繫於安危者侍從諫諍之官悉令聞之使陳利害不爲漏洩傳云謀之欲多斷之欲獨此御國之要也惟陛下裁幸先是歐陽脩言竊知元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頃索排比次第甚廣又聞纔至欲賜御宴管領臣知昊賊

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如此則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乃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教之間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相加禮教亦未為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為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伏則免至虛虧事分也於是脩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顓館待元昊所遣求一行人等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不肯稱臣索物太多其志不小乃是欲以強相迫脅爾朝廷既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教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強弱若見朝廷威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斬戮次

恐拘留使其偶得生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為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為先况其議未必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盛遂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強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強辭以圖相勝若能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於監視饋犒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臣料國家今若不能曲從其意即須首寵來人厚加禮遇元昊不免出兵攻寇逞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虧事體不若急脩邊備以圖勝算脩雖有此議然朝廷更不從也 著作佐郎邵良佐為著作郎仍賜五

品服以使夏州之勞也。元昊既未肯臣如定等來又多所
要請兩府厭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為不可屢合對於上
前晏殊曰衆議已同惟韓琦獨異。上顧問琦琦歷陳其不
便。上曰更審議之及至中書琦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
琦退復上章曰今西界遣人議和其患有三昨朝廷曾達意
北虜欲令元昊納款其答書云梁適口陳夏臺之事已差右
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祥彰武軍節度使王惟吉齎詔諭元昊
令息兵况其先臣德昭北朝曾封夏國主仍許自置官屬至
元昊亦容寵爵自來遣人進奉每辭見燕會並陞坐於矮殿
今兩朝同一家若元昊請罪其封冊禮待亦宜一如北朝臣
觀邵良佐賊中語錄乃云賊言朝廷議和必往問契丹昨昊
賊先遣人至保安軍言為朝廷差梁諫議適往北朝令本國
議和北朝亦差耶律祥等至本國故遣賀從勗等持書而來

是昊賊因北虜達意而來及與良佐語反不承納又所求稱
號即與北虜書中事體相違此事固有可疑若朝廷且務休
兵許其不臣契丹聞之必然別索名分既不可屈則恐因此
為名再墮誓約此一患也若只許冊為國主略增良佐所許
歲遺之數朝廷更不差人只令來人齎詔而回恐賊未副所
望則謂朝廷已與之絕必忿而興兵北虜亦謂阻其意緣此
生事此二患也若再使人齎詔諭以封冊之禮不可異於北
朝更優增良佐所許之數賊既從命則契丹以為已功遣使
來賀或自尊大或頻有邀求久則難從此三患也朝廷始欲
假契丹以制元昊事未可知而三患已形不得已則莫若擇
其輕者行之其欲呼為吾祖及自稱年號又遣使到彼參於
殿上與陪臣為列此終豈為便望且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
難使朝廷得大體契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諫官

蔡襄言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爲請及邵良佐還乃欲更號吾祖吾祖者蓋先時兀卒之名知中國將許其稱呼即譯爲吾祖足見羌戒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翁也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 余靖言元昊所遣如定等已於紫宸殿朝見竊聞元昊所上書中有吾祖之稱今遽令來人朝見臣初慮朝廷之意厭苦用兵恐其乘秋侵擾邊鄙所以僂俛曲從但云夷狄不足與爭得其稱臣則不惜呼爲吾祖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古夷狄稱單于可汗之類皆夷夏共知若從其俗固無嫌今賊昊無端撰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爲父却令陛下呼爲我祖此非侮玩而何賊又言九州十三縣是其故土况靈監綏宥皆朝廷舊地若辦封域猶當歸之國家許蠻夷者不一而足惟陛下留神磨以歲月則天下幸甚

歐陽脩言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疋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口且蕃賊撰此號之時故欲侮詭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已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事之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脩又言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

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向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慮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感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同異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各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患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通懼賊來寇爾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皆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則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足挫賊銳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謬戰此

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日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急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

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龍衣高惠承平之後躬行節儉國治民富刑措不用時賈誼上書言事尚以為可慟哭太息豈其過哉蓋憂深思遠圖長久之計欲大漢之業垂千萬世而無窮者今陛下紹三聖之休烈仁德遠被天下大定民樂其生者八十餘載矣而臣切覩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慟哭太息者何哉蓋以西北二虜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臣今不暇廣有援引請粗陳其大槩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故虜氣愈驕自以為昔時元魏

之不若也非如漢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關南之地以啓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為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名以自尊大其輕視中國情可見矣又元昊父祖以來畜養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節而內完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併甘涼諸蕃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爾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斃令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比來辭禮驕抗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既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以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

丹聞之謂朝廷事力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
求朝廷不可從之事墮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趣大河
復使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之
或西鄙稱藩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澶淵以待之即未
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眞宗北征時何如欲駐
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
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室家所在而一無
城守之略陛下可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臣所以謂可
晝夜泣血者誠憂及于此冀陛下寤而急爲拯救也朝廷
若謂今之盟約尚可固結則前三十年之信誓朝廷何負二
虜而一旦違之哉彼豺狼之心見利而動又可推誠以待之
乎夫得於先見預爲之防則功逸而事集若變生倉卒駭而
圖之雖使良平復生爲陛下計亦不能及矣臣是以夙夕思

之朝廷若不大新紀律則必不能革時弊而弭大患也巨輒
盡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條列以獻其大略一曰清政本樞
密院本兵之地今所主多苛碎眇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
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
者無面奏其餘微鎖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
專論大事二曰念邊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即出欲稍留則
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款及疆事哉謂宜須
未正方出延此 時以專邊論二曰擢材賢自承平以來用
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
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 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
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
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爲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
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五曰固河東前

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
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為持久之計 曰收民心 祖宗置
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畜財而充己欲也自用兵
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
矣十曰營洛邑今 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
為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為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
之粟以實其廩庾則皇居壯矣繼又陳八事大略謂當今救
弊之術不過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抑僥倖進有能之吏退
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 謹入官之路然數事之舉謗必隨
之願委信輔臣聽其措置雖有怨謗斷在不疑則紀綱漸振
而太平可期二虜豈足為國之患哉 上嘉納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八十四之二

